

王立军:重庆打黑除恶的风暴中心

自今年6月份,重庆市公安局正式宣布对黑恶势力、黑恶犯罪“发起新一轮凌厉攻势”,对近年来掌握的黑恶团伙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以来,重庆市公安部门已经打掉了14个犯罪团伙,除已抓捕上千人外,还全球追捕469人。

在打击黑恶势力的同时,被坊间称为“文二哥”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文强涉嫌违纪被纪委“双规”,他在此位置盘踞16年,在当地口碑不佳。同时,重庆市公安及法院系统亦有一批人已被限制行动或接受调查。

这股打黑风暴引起了重庆自直辖市设立以来的最大官场震动,目前,打黑除恶风暴何时结束尚难知晓,但这场风暴的中心则是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立军。

王立军是谁?

知情人透露,“两声枪响”让部署在国庆节后开展的重庆打黑活动提前启动。一声枪响发生在今年3月19日19时42分,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的某驻渝部队营房一名哨兵遭一蒙面歹徒枪击身亡。该案至今未破。

另一声枪响发生在今年6月3日凌晨,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门前发生持枪杀人案,重庆男子李明航在回家途中被枪击致死。爱丁堡小区枪击案告破后,6月15日,重庆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案件情况并宣布启动打黑除恶行动,王立军开始了执掌重庆警界以来最大规模的行动。

王立军1959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历任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铁岭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04年11月任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这段工作经历奠定了王立军“打黑英雄”的形象,网民甚至称之为“王青天”。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提到自己身上有20多处大小伤,最严重的一次昏迷了10多天,曾有人出500万买他的人头。

去年6月25日,王立军被正式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2009年3月26日下午,重庆发布公告,任命王立军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6月25日,打黑除恶行动正式宣布启动10天后,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王立军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一职位任命被外界认为是他全面接管重庆警界的开始,当时正处于打黑除恶斗争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关键时期。

7月31日,在重庆市公安局主办的“金融、企业界的代表与市公安局领导座谈会”上,王立军向座谈代表解释打黑政策,“尽量减少损失,保证企业不垮,企业账号冻结的,有正常的业务可申请临时解封,解封后再冻结。”

王立军还讲到抓捕犯罪嫌疑人马当的情况,他对马当的儿子讲,“抓你你爸那天,我们守在外面守到了3点钟,尽量不打扰其他人。”行动前,王立军还给参与行动的干警讲了美国同行的故事,“一个歹徒劫持了一个小孩,警察没有办法最后开枪将歹徒击毙,为了怕小孩心中有阴影,警察马上对小孩说,刚才是搞演习,是假的。”重庆市公安局一位干警称,王立军在局里讲话从来不会拿讲话稿,“不讲空话、套话,话的信息含量很大,而且有学术成分,有许多新名词。”

“内除积弊,外消积怨。”这是王立军打黑除恶行动的目标,而一场针对警察队伍自身的整顿去年就已经开始。

业务就是政治

在重庆市一位老警察看来,长期以来,“当地部分警察长期作风不正习惯了,没人监督,没人管理。”当地百姓亦对警风不正深恶痛绝。一位重庆市某事业单位的干部向记者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某派出所的故事,到了年底,派出所为了提高破案率,故意让一些混混混去农贸市场去扒窃进城卖菜农民,然后马上破案。“为什么去农贸市场呢?因为那里都是没权没势的菜农,农村来的,不会有大问题。后来,这家派出所搬家还是叫这些小混混帮忙搬的。”

王立军到任后,他提出要这支队伍打造成“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警察就得像警察”。“过去,警察作为国家机器,讲的是政治性、革命性,政治上靠得住最重要。而王局提出业务体现政治,没有业务水平,政治觉悟再高也没用。”王将坐办公室的民警推向“前锋”,到一线巡逻,过去许多协警做的工作现在必须由警察来做。

责任观念也是他始终强调的,“任何一件事,出了事就必须要有谁承担责任,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教育教育,批评批评了事。”重庆市公安局一位干警说,在公安局里,有许多因为小事被免职或被处罚的案例。据传言,有一次王立军在开县检查工作,发现某值班警察竟然酒气熏天,王一把扯下他的警察章来并骂道:你这个×××,把派出所当你家了。重庆下属某县一位民警将枪忘在厕所里,市局机关马上派人去查,很快发现枪支被一名保安拾得,没有扩散,按过去的做法,这样的情况最多批评教育。而这次,该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均被免职,市局分管枪支工作的也免了一个副处级干部。

在管理上,王立军采用新的思维。“以前在公安局听都没听说过的词,比如集约化、项目化、流程化、标准化等等。”王立军的打黑行动也是如此,

打掉了14个团伙,成立了15个专案组,从市局及各区县调配,选拔负责人,限时破案。

王立军来了以后,还专门整治虚假数字。一位重庆市政府特邀监察员去年参加了公安局的一次专家座谈会,提到“为了提高破案率,刑事案件故意不立案”的情况比较普遍,重庆市公安局开始清查2007年和2008年两年应立案而未立的积案,“结果本来是8万起案件,一查之后翻一倍,达16万起,过去50%多的破案率一下降为了28%。”这一直面问题、自我加压的工作作风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

在打黑斗争中,公安局给每户发“致重庆市民的一封信”,并附一个打印好回信地址、印有“绝密”字样的信封以及足够的邮票,“举报人只要填写名字和基本事实就可以。”同时,加大宣传,连公交站台也设置了大幅通告鼓励群众举报。此举取得奇效,在这次打黑行动中,截至8月15日,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9000多条,其中80%都是实名举报。

政法系统地震

王立军的前任,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叫文强,在重庆,文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官方简历显示,文强1955年12月生,重庆巴南区人。他曾就读四川省公安学校,从巴县(现改为巴南区)公安局的普通侦查员做起,官至巴县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副局长,后任巴县县委副书记。

文强在十几年的公安系统工作中,一直分管刑侦,并因张君案而扬名。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因为公安系统用人的惯例是局长很少从本地副局长中产生,如果不调离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已经到顶了”。

在当地官场,文强的口碑不佳。一位房地产老板对记者讲,他亲口听到当地一高档夜总会老板向他显摆自己与文强的不一般关系。而在坊间的传

言中,文强可以和重庆早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坐在地摊上一起吃麻辣面。

重庆市近年来打黑行动一直不断,然而屡打不绝。这次打黑行动则与以往完全不一样,据一位知情人转述专案组成员的话说,“过去不管办什么案子,说情的人一大堆,而这次没有一个说情的。”

文强被“双规”的同时,记者获悉,重庆公安系统有一大批区县公安分局的局长或副局长被控制。北碚区公安分局是个典型,北碚区是重庆较偏的一个区,修通高速公路后才与市区联系紧密。该区原局长谢德玖在调到重庆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局长王小恒在调到渝北区后相继被控制,副局长赵新生亦被控制接受调查。

在打黑行动启动的次日,重庆法院系统也发生“强烈地震”,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骏、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等人涉嫌严重违纪被正式公开宣布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张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5月14日,就继续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建设“平安重庆”对媒体发表讲话。

据知情人透露,重庆市高院、一中院及五中院等均有不少法官被控制调查。同时,与案件相牵连的数名律师也被控制。一位重庆市公安局的干警觉得打击黑帮集团的关键是打击其背后的“保护伞”,“打黑比破案容易,人都是公开了,横霸一方,只不过是过去不敢抓。没有保护伞,抓了就可以了,人就在那里。”

另一类黑恶势力

在传统眼光中,黑社会性质犯罪即打打杀杀,争地盘收保护费等等。而在重庆市一位房地产老板看来,“那些都是传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好比是树叶上的虫子,喷点药就可以消灭掉,而真正的黑社会是藏在树的根部,运用法律漏洞,进行高科技

犯罪、金融犯罪。”

重庆市一位地产老板透露,“一些黑恶势力通过与银行、法院的特殊关系,对一些商业集团进行精准打击。如,一些信托公司、担保公司与银行勾结,精准盯住某家资金链可能出现紧张的企业,然后主动提供高利贷,再趁机吃掉这家企业。有一家房地产企业做一个3亿元的信托产品,支付了1亿3千万的利息。一家类似遭遇的企业老板,甚至带了桶汽油跑到某银行负责人的办公室。还有一些黑帮通过勾结法院、估价公司和拍卖行,暗中抬高价格或控制卖价,从中牟取巨额财富。”

龚刚模和陈坤志在这次打黑除恶活动中均被逮捕,前者的罪名包括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后者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逮捕。

知情人透露,陈坤志的发迹得益于处置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他几乎是一夜之间暴富”。2005年,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将金额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4300万元打包处置给民营企业重庆万贯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仅为债权总额的2.1%。

陈坤志参与其中,而至于购买“资产包”的4000余万元资金来源何处,万贯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龚刚模在2006年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说,我一个人没有这么多钱买这个“资产包”,是朋友一起“筹份子”(即“入股”)买下的。

与此同时,王立军在7月31日的座谈会上还披露,当地黑恶势力“放水”(放高利贷)资金多达300亿,这相当于重庆市年财政收入1/3,民间金融并不发达的重庆,这笔“放水”的资金来自哪里呢?8月17日,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在提供给重庆本地媒体的新闻通稿中表示,“打黑除恶第一阶段工作初告告捷,但任重而道远。”据《南方人物周刊》

三到鬼门关,总是妻子把他拽回来

7年前,他工作中烧伤,烧伤面积达98.5%。亲友都认为他必死无疑,为他准备好寿衣、鞭炮、冰棺,等他落气。只有妻子不放弃,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如今“废人”能够下地割韭菜。

7月28日,璧山县璧城街道大岚村5社,吴开文和丈夫连传得在地里割韭菜。上午10时,太阳渐渐炙热,连传得额头渗出点点汗珠。吴开文见状,连忙停下手中活计,拉他回家。“全身98.5%面积烧伤,只有头顶和指尖能出汗散热,当年疼得牙齿都磨掉了一半,不将息好点,热坏了哪个办?”看着丈夫受累,吴开文很焦心。连传得笑着说:“有你在,死都死不了,怎么会热坏。”

一过鬼门关 全身烧伤98.5%

今年45岁的连传得比吴开文大三岁,两人一起长大。17岁那年,吴开文初中毕业回家务农。情窦初开的她发现,这个大哥不再欺负自己,而是常常盯着她发呆,还处处照顾她。她出门打水,他抢着挑;她洗衣服,他争着帮

忙……“觉得他踏实可靠,当时就想嫁给他。”就这样,两人好在一起。

但是,她的父母反对。因为,连传得从小就过继给单身的大伯,家庭条件差,吴父知道他们在一起后,操起木棍对吴开文一顿打。棍棒无法阻碍这对深爱的青年男女,他们依然悄悄在一起,徜徉在月光下、漫步在小河边……

吴父病逝后,连传得常去吴家帮忙,话不多,只知埋头做事。这一切让吴母看在眼里,渐渐接受了这个憨厚的小伙子。两年后,吴开文与连传得组建了家庭。恋爱的波折,让他们彼此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结果。结婚那天,他们许下誓言:“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陪对方一辈子。”

本以为日子会甜蜜地过去,没想到一次意外,让连传得踏进鬼门关。

连传得在当地的大兴金属厂工作。2002年5月6日,他和平日一样,爬上锅炉搅拌没有熔化的金属。哪知炉内发生爆炸,一团滚烫的蒸汽冲向正在作业的他……吴开文接到厂里打来的电话,叫她赶到医院。到了医院,见丈夫只有眼仁和牙齿是白的,吴开文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医生告诉她,连传得全身烧伤98.5%,高烧难退,

随时有生命危险。

“那时开始,他的呻吟就没停过。”吴开文整日哭着守在丈夫床前,只要连传得疼得受不了,她就在耳边说些宽心的话:“妈妈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等你回家一起吃。”“坚持住,女儿晚点就来看你。”吴开文希望借此分散连传得的注意力,每当听到妻子的声音,连传得的呻吟声就要轻些。

因高烧不退,18天后吴开文把他转到西南医院。在西南医院度过的12天中,医院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

连传得躺在重症监护室,吴开文只能隔着病房玻璃默默地注视他。她天天守在门口,站在丈夫看得见自己的地方,整日整夜地站,好几次站得晕厥过去。护士将她唤醒后,她又站在病房前。护士劝她休息,她谢绝:“我要让他知道,我在等他,他不能放弃。”

12天后,连传得挺过来,吴开文将他接回璧山县继续医治。

二到鬼门关 伤势恶化冰棺都已备好

没想到,丈夫的病情又出现恶化。这一次,吴开文也几欲绝望。

6月6日晚上12时,下午才

上过药的连传得全身抽搐。吴开文立即把他送往县医院,医生抢救后说:“可能真不行了。”

听到这一晴天霹雳,家人哭成一团。父母连夜把他接回家,并通知亲友参加丧礼。第二天,家里来了40多位亲朋,都在堂屋等着连传得落气。此时,晒坝上堆着蜡烛、纸钱,有人帮忙抬鞭炮,有人准备遗像,有人布置灵堂,连冰棺也租来放在一旁,等着随时使用。

所有人都在忙碌,只有吴开文静静地坐在丈夫床边,她反复念着那句誓言:“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陪对方一辈子。”

晚上8时,连传得还在挣扎。听着儿子痛苦的哼声,母亲含泪对吴开文说:“你走开吧,看到你,他落下这口气啊。”吴开文异常平静,她轻轻抚摸着连传得的脸:“他说要陪我一辈子,我就要等他好起来。”婆婆抹着眼,叹着气走开。

这时,见连传得嘴在动,吴开文递上水。他一口气喝了两瓶……次日清晨6时,吴开文又喂了他两碗稀饭。“都说他在吃衣禄(死前最后一餐),但我觉得他是饿着了,吃完饭就会好起来。”吴开文不顾亲友阻止,又跑去请医生。

在吴开文苦苦央求下,医生答应再试一试……婆婆

事后说:“我们都以为他不行了才开始操办后事,没想到媳妇的坚持,硬是让娃活了下来!”

那天以后,医生天天来换药,为了减少并发症,吴开文每天给丈夫换洗被单。有阵子,她的脸和手肿得不成样子,又红又亮,医生说是血液中毒,可能是洗被单感染的。吴开文戴上手套清洗后,病症才慢慢好起来。

三赴鬼门关 自认累赘绝食求死

经过一段时期的精心照料,连传得的伤势一天天好转。令吴开文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丈夫忽然开始绝食。

“我的肌肉开始萎缩,病愈的皮肤红一块白一块很吓人。”连传得回忆说,自己在床上躺着,抬手都困难,翻身更是需要人帮忙,这辈子都这样度过,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外人都说,吴开文傻得很,守着个废人有啥用。”连传得知道外面的流言,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不如“一了百了”。因此,连续两天,他拒绝吃饭,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变得气若游丝。因全身烧伤,血管难找,无法注射葡萄糖,医生说他,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连传得就有可能因心肺功能衰竭而死。

“你不吃,我陪你。”妻子知道丈夫的心思,啥话也没多说,和丈夫较劲也不进食。因家里体力活多,吴开文还帮别人照看600多亩花椒地、管理100多名工人,第三天,她晕倒在花椒地里。

躺在床上的连传得见别人将妻子扶回家,心里深深自责。他想起结婚时两人的承诺,想起病危时吴开文对他不离不弃……“这么多困难都挺过来了,我怎么能自己放弃自己?”从那以后,连传得开始努力养伤,加强康复。

在妻子精心照料下,连传得身体恢复得很快。在床上躺了两年后,他开始下地走路。又几年过去,现在,他竟能帮着妻子下地干一些活了。

“这真是奇迹,他曾是一级伤残。”璧山县璧城街道大岚村村主任陈航说,以前没人相信连传得能下地,但现在他竟能活动自如。

“娶到这样的媳妇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连传得说,吴开文不仅三次把他从鬼门关拽回来,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不仅帮别人管理花椒地,还把自家几亩地种上韭菜,这几年每年都有1万多元收入。

听到丈夫一个劲夸奖自己,吴开文美得低头傻笑。

据《重庆晚报》